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 古典散文篇·大同书

齐豫生 夏于全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杜芳清

封面设计：张诗伟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齐豫生, 夏于全主  
编.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0. 4  
ISBN 7- 5371- 3677- 7

. 中... . 齐... 夏... . 诗经 楚辞  
赋- 中国- 古代- 选集 古体诗- 作品集- 中国- 古代  
.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8781 号

###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 83000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00 印张 3500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

ISBN7-5371-3677-7/I·1347 全套定价: 39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印刷厂调换

#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1888年应北京顺天乡试，写《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1895年发动公车上书。中进士后，授工部主事。他在津、沪设强学会，鼓吹变法维新。1898年又发起成立“保国会”，宣扬“保国、保种、保教”。他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在光绪、翁同龢等人支持下，促成“百日维新”。戊戌政变后逃亡国外。此后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反对共和，为复辟帝制造舆论。1917年参加张勋复辟，旋即失败。1927年病逝。

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康南海先生诗集》等。

## 大同书

### 甲部 入世界观众苦

#### 绪言 人有不忍之心

康有为生于大地之上，为英帝印度之岁，传少农知县府君及劳太夫人之种体者。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余矣。当大地凝结百数十万年之后，幸远过大鸟大兽之期，际开辟文明之运。居于赤道北温带之地，国于昆仑西南带江河临大平海之中华，游学于南海滨之百粤都会曰羊城，乡于四樵山之北曰银塘。得氏于周文王之子曰康叔，为士人者十三世。盖积中国羲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及汉唐宋明五千年之文明而尽吸饮之。又当大地之交通，万国之并会，荟东西诸哲之心肝精英而酣饫之。神游于诸天之外，想入于血轮之中。于时登白云山摩星岭之颠，荡荡乎其鹜于八极也。已而强国有法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吞据安南，中国救之。船沉于马江，血蹠于谅山。风鹤之惊，误流羊城。一夕大惊，将军登陴，城民走迁，穷巷无人。康子避兵归于其乡延香老屋，吾祖是传，隔塘有七桧园，楼曰澹如，俯临三塘，吾朝夕拥书于是。俯读仰思，澄神离形。归对妻儿，热然若非人。虽然，乡人之酬酢，里妇之应接，儿童之抚弄，宗姓之亲昵，耳闻皆勃溪之声，目睹皆困苦之形。或寡妇思夫之夜哭，或孤子穷饿之长啼，或老夫无衣。扶杖于树底，或病姬无被；寻卧于灶眉，或废疾窿笃。持钵行乞，呼号而无归。其贵乎富乎？则兄弟子侄之阍墙，妇妈叔嫂之勃溪，与接为构。忧痛惨凄，号为承平。其实普天之家室，皆怨气之冲盈。争心之触射，毒于黄雾，而塞于寰瀛也。若夫民贼国争，杀人盈城，流血塞河。于万斯年。大剧惨瘥，呜呼痛哉！生民之祸烈，而救之之无术也。人患无国，而有国之害如此哉！若夫烹羊宰牛，杀鸡屠豕，众生熙熙，与我同气。刳肠食肉，以寝以处。盖全世界皆忧患之世而已，普天下人皆忧患之人而已。普天下众生，皆戕杀之众生而已。苍苍者天，搏搏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诸圣依依，入病室牢狱中，划烛以照之，煮糜而食之，裹药而医之，号为仁人。少救须臾，而何补于苦悲？康子凄楚伤怀，日月噫歔，不绝于心。何为感我如是哉！是何朕欤？吾自为身，彼身自困苦，与我无关，而惻惻沉详。行忧坐念，若是者何哉？是其为觉耶非欤？使我无觉无知。则草木夭夭，杀斩不知。而何有于他物为？我果有觉耶？则今诸星人种之争国，其百千万亿于白起之阬长平卒四十万，项羽之阬新安卒二十万者，不可胜数也。而我何为不感愴于予心哉！且俾士麦之火烧法师丹也，我年已十余，未有所哀感也。及观影戏，则尸横草木，火焚室屋，而怵然动矣。非我无觉，患我不见也。夫见见觉觉者，形声于彼，传送于目耳，冲触于魂气，凄凄愴愴。袭我之阳，冥冥岑岑。入我之阴，犹犹然而不能自己者。其何朕耶？其欧人所谓以太耶？其古所谓不忍之心耶？其人人皆有此不忍之心耶？宁我独有耶？而我何为深深感朕。

康子乃曰：若无吾身耶，吾何有知而何有亲？吾既有身，则与并身之所通气于天，通质于地，通息于人者，其能绝乎？其不能绝乎？其能绝也，抽刀可断水也；其不能绝也，则如气之塞于空而无不有也，如电之行于气而无不通也，如水之周于地而无不贯也，如脉之周于身而无不激也，山绝气则崩，身绝脉则死，地绝气则散，然则人绝其不忍之爱质乎？人道将灭绝矣。灭绝者断其文明，而还于野蛮；断其野蛮，而还于禽兽之本质也夫。

夫浩浩元气。造起天地。天者一物之魂质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质也。虽

形有大小，而其分浩气于太元，挹涓滴于大海，无以异也。孔子曰：“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神者有知之电也，光电能无所不传，神气能无所不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全神分神。惟元惟人，微乎妙哉！其神之有触哉！无物无电，无物无神。夫神者知气也，魂知也，精爽也，灵明也，明德也。数者异名而同实。有觉知则有吸摄。磁石犹然，何况于人。不忍者，吸摄之力也。故仁智同藏而智为先，仁智同用而仁为贵矣。

康子曰：吾既为人，吾将忍心而逃人，不共其忧患焉。而生于一家，受人之鞠育，而后有其生，则有家人之荷担。若逃之而出其家，其自为则巧矣。其负恩则何忍矣。譬贷人金，必思偿之。若负债而匿逃，众执而刑，不刑其身，则刑其名。其负一家之债，及一国天下之公债者，亦何不然。生于一国，受一国之文明，而后有其知，则有国民之责任。如逃之而弃其国，其国亡种灭。而文明随之隳坏，其负责亦太甚矣。生于大地，则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之异体也。既与有知，则与有亲。凡印度希腊波斯罗马及近世英法德美先哲之精英，吾已嘬之饮之，苜蓿之枕之，魂梦通之。于万国之元老硕儒名士美人，亦多执手接茵，联袂分羹，而致其亲爱矣。凡大地万国之宫室服食舟车什器政教艺乐之神奇伟丽者，日受而用之，以刺触其心目，感荡其魂气。其进化耶，则相与共进；退化则相与共退。其乐耶，相与共其乐；其苦耶，相与共其苦。诚如电之无不相通矣，如气之无不相周矣。乃至大地之生番野人草木介鱼昆虫鸟兽，凡胎生湿生卵生化生之万形千汇，亦皆与我耳目相接，魂知相通，爱磁相摄，而吾何能恝然？彼其色相好，吾乐之，生趣盎；吾怡之，其色相憔悴，生趣惨凄。吾亦有憔悴惨凄动于中焉。莽莽大地，吾又将焉逃于其外。将为婆罗门之舍身雪窟中，以炼精魂。然人人弃家舍身，则全地文明，不数十年而复为<sup>猗猗</sup>榛草木鸟兽之世界，吾更何忍出此也。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诸星之生物耶，莽不与接，杳冥为期，吾欲仁之，远无所施。恒星之大，星团星云星气之多，诸天之上，目本相见，神常与游，其国之士女礼乐文章之乐，与兵戎战伐之争，浩浩无涯，为天为人，虽吾所未能觐，而苟有物类有识者，即与吾地吾人无异情焉。吾为天游，想像诸极乐之世界，想像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之。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能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其觉知少者，其爱心亦少；其觉知大者，其仁心亦大。其爱之无涯，与觉之无涯，爱与觉之大小多少为比例焉。

康子不生于他天，而生于此天；不生于他地，而生于此地。则与此地之人物，触处为缘，相遇为亲矣。不生为毛羽鳞介之物而为人，则与圆首方足

形貌相同性情相通者尤亲矣。不为边僻洞穴生番獠蛮之人，而为数千年文明国土之人。不为牧竖爨婢耕奴不识文字之人。而为十三世文学传家之士人。日读数千年古人之书，则与古人亲；周览大地数十国之故，则与全地之人亲；能深思，能远虑，则与将来无量世之人亲。凡其觉识之所及，不能闭目而御之，掩耳而塞之。

康子于是起而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观中国，远揽全地。尊极帝王，贱及隶庶。寿至彭，夭若殇子。逸若僧道，繁若毛羽。盖普天之下，全地之上，人人之中，物物之庶，无非忧患苦恼者矣。虽有浅深大小，而忧患苦恼之交迫而并至。浓深而厚重，繁赜而恶剧，未有能少免之者矣。

诸先群哲，<sup>怒</sup>然焦然。思有以拯救之，普渡之。各竭其心思出其方术施济之。而横览胥溺之滔滔，终无能起沉痾也，略能小瘳，无有全愈者。或扶东而倒西，扶头而病足。岂医理之未精欤，抑医术之未至耶？蒙有憾焉。或者时有未至耶。

夫生物之有知者，脑筋含灵。其与物非物之触遇也。即有宜有不宜，有适有不适。其于脑筋适且宜者，则神魂为之乐。其与脑筋不适不宜者，则神魂为之苦。况于人乎？脑筋尤灵，神魂尤清。明其物非物之感入于身者，尤繁伙精微敏捷，而适不适尤著明焉。适宜者受之，不适宜者拒之。故夫人道只有宜不宜。不宜者苦也，宜之又宜者乐也。故夫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

夫喜群而恶独，相扶而相植者，人情之所乐也。故有父子夫妇兄弟之相亲相爱相收相恤者，不以利害患难而变易者，人之所乐也。其无父子夫妇兄弟之人，则无人亲之爱之，收之恤之。时有友朋，则以利害患难而易心，不可凭藉，号之曰“孤寡鰥独”，名之曰“穷民。”怜之曰“无告”，此人之至苦者也。圣人者，因人情之所乐，顺人事之自然。乃为家法以纲纪之，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义妇顺”，此亦人道之至顺，人情之至愿矣，其术不过为人增益其乐而已。

结党而争胜，从强而自保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有部落国种之分，有君臣政治之法，所以保全人家室财产之乐也。其部落已亡，国土无托，无君臣，无政治，荡然如野鹿。则为人所捕虏隶奴，不能保全其家室财产，则陷苦无量，而求乐无所。圣人者，因人情所不能免，顺人事时势之自然，而为之立国土部落君臣政治之法，其术不过为人免其苦而已。人者智多而思深，虑远而计久。既受乐于生前，更求永乐于死后；既受乐于体魄，更求永

乐于神魂。圣人者，因人情之所乐而乐之。则为创出世之法，炼神养魂之道、长生不死之术，以求生天证圣之果。轮回不受，世界无边，其乐浩大深长。有迥过于人生之数十年者，于是人遂愿行苦行焉。弃亲爱之室家，绝人间之荣华，入山面壁，裸跣乞食。或一日一食，或三旬九食。编草尝粪，卧雪视日，喂虎饲鹰。彼非履至苦也，盖权其苦乐之长短大小，故甘行其小苦短苦，以求其长乐大乐也。彼以生老病死为苦，故将求其不苦而至乐者焉。是尤求乐求免苦之至者也。孝子忠臣、义夫节妇，猛将修士，履危难，蹈险艰，茹苦如饴，舍命不渝，守死善道，名节凛然。文天祥史可法，以忠君国死；杨继盛以谏亡；于成龙为令而自炊；陈瑗为巡抚，厨仅瓜菜；吾家从伯母陈，自刎而不嫁；吾伯姊逸红，仲妹琼琚，守贞而抚子。琼琚至于忧死，其苦至矣。然廉耻养之于风俗，节义本之于道学。庄子谓曾参伍胥也，不修则名亦不成也，则虽苦行耶，而荣誉在焉，敬礼在焉，所乐有在。是故不以其所苦易其所乐也。

故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其有迂其途假其道曲折以赴，行苦而不厌者，亦以求乐而已。虽人之性有不同乎，而可断断言之曰：“人道无求苦去乐者也。”立法创教，令人有乐而无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乐多苦少。善而未尽善者也，令人苦多乐少，不善者也。昔者有墨子者，大教主也。其为教也，尚同兼爱，善矣！而其为术，非乐节用，生不歌，死无服，裘葛以为衣。庄子曰：“其道大轂。离天下之心，天下不堪；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印度九十七道出家苦行，一日一食，过午不食，或一旬一食，或不食，或食粪草。衣坏色之衣，跣足而行；或不衣不履。视赤日。卧大雪。尝粪。其苦行，大地无比之者矣。彼以炼魂故弃身。然施于全群人道，则不可行。

犹太罗马及穆护教之抑女，亦犹然也。基督乐在天国，故亦土木其身。其清教徒苦行不食，栖山闭处，亦犹佛教焉。今在西班牙之可度，犹见之也。基督不娶，绝其后嗣。神父皆不能娶，道轂不行。于是路德新教出焉，顷刻而易天下，则以其道近于人而易行故也。

夫印度自摩弩立法，严阶级，别男女，人生而为寒门下户之首陀也，则为农为贾为百工为猎夫为奴婢，百世不得列于吏士焉。若生而为女，以布掩面，终身无睹。既嫁从夫，夫亡烧死。或闭高楼，永不履地。其为礼法也如此。故男为奴而女为囚焉。苟非藉出世之法，从何脱其烦恼耶？婆罗门诸哲九十七道，思为人脱烦恼。其不得已而鸣出家禁杀生者耶，盖原出世法之立

创于强者，无有不自便而陵弱者也。国法也，因军法而移焉，以其遵将令而威士卒之法，行之于国，则有尊君卑臣而奴民者矣。家法也，因新制而生焉，以其尊族长而统卑幼之法，行之于家，则有尊男卑女。而隶子弟者焉，虽有圣人立法，不能不因其时势风俗之旧，而定之。大势既成，压制既久，遂为道义焉。于是始为相扶植保护之善法者，终为至抑压至不平之苦趣。于是乎则与求乐免苦之本意相反矣。印度如是，中国亦不能免焉。欧美略近升平，而妇女为人私属，其去公理远矣。其于求乐之道，亦未至焉。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曰穷则变，曰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盖深虑守道者不知变，而永从苦道也。

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人道之苦，无量数不可思议。因时因地，苦恼变矣。不可穷纪之，粗举其易见之大者焉。

### (一) 人生之苦凡七

一投胎

二夭折

三废疾

四蛮野

五边地

六奴婢

七妇女（别为篇）

### (二) 天灾之苦凡八（室屋舟船亦有关人事亦有关天灾者故附焉）

一水旱饥荒

二蝗虫

三火焚

四水灾

五火山（地震山崩附）

六屋坏

七船沉（汽车碰撞附）

八疫疠

(三) 人道之苦凡五

- 一 鰥寡
- 二 孤独
- 三 疾病无医
- 四 贫穷
- 五 卑贱

(四) 人治之苦凡五

- 一 刑狱
- 二 苛税
- 三 兵役
- 四 有国 (别为篇)
- 五 有家 (别为篇)

(五) 人情之苦凡

- 一 愚蠢
- 二 仇怨
- 三 爱恋
- 四 牵累
- 五 劳苦
- 六 愿欲
- 七 压制
- 八 阶级

(六) 人所尊羨之苦凡五

- 一 富人
- 二 贵者
- 三 老寿
- 四 帝王
- 五 神圣仙佛

## 第一章 人生之苦

投胎之苦 太古之野人，甫离兽身。狃狃榛榛。全地如一，而无等差，茹血衣皮，穴处巢居。自圣智日出，文明日舒。宫室服食，礼乐文章，上立

帝王，下设虏奴。贫为乞丐，富为陶朱。尊男卑女，贵人贱狙。华族寒门，别若鸟鱼。蛮獠都土，绝出智愚灿然列级，天渊之殊。呜呼命哉，投胎之异也。一为王子之胎，长即为帝王矣。富有国土，贵极天帝。生杀任意，刑赏从心。呼吸动风雷，举动压山岳。一怒之战，百万骨枯；一喜之赏，普天欢动。不幸而为俘虏之胎，一出世即永为俘虏矣。修身执役而不得息，听人鞭撻而不敢报。虽有圣哲，而不得仕。虽死节烈，而不得赠位。虽为义仆，而不厕人列。子子孙孙，世袭为隶。

夫贵贱之宜，只论才德，大贤受大位，小贤受小位。故九德为帝，三德有家。天工人亮，乃公理也。夫淫凶如高洋杨广，乳臭如婴殇质冲，以诞生王家，居然帝矣。自非然者，虽以孔子之圣，终为陪臣。若为奴者，古今万国。非无卫青丰臣秀吉之才，而终身奴使矣。一隳奴身，永无升拔。无涯之苦，已自胎生。彼亦天之子也。何一不幸，沉沦至此！

其投胎为巨富之子也，生而锦衣玉食，金绣山积。童指盈千，田园无极。妾妇杂沓，纵盈声色。管弦呕哑，不分旦夕。一掷百万，呼卢博激。挥金如土，富与国敌。如投胎为人乞丐之子也，生而褴褛不完，半菽不得，终日行乞，饿委沟壑。烈风吹肤，被席带索，夜宿门廊，人所喝逐，垢污塞体，虫鼠交啄。或遇大雪，僵倒村落。其有凶谨，人肉同削，熏鼠嚼叶。疾疹并作，疮痍遍体，手足断落，血液脓秽，腥气臭恶，号泣叩首。一钱喜跃，终日行乞，而不得一食；饿死沟壑，而不得一席。其人子，终身作工，计日得金，勤劳备至，未得一饱。有终世劳动，而无有少赢。以娶一妻筑一椽买寸田者矣。夫人之生也，量工受食，一夫不作，时谓负职。故大才受大禄，小才受小禄，各出其力以供公业。今若查三标大良阿斗之流，昏淫颠狂，终身未尝作一日之工也。阿斗掷金叶于城上，一时而尽百万，日破百千金之古瓷而听其声。查三标夜开京城之门，先一时而费万金。而吾乡方荪壁进士，独行介节，不受赠馈，种菜而食，乃至饿死。吾外太祖陈子刚秀才，操行孤介，日食一榄，朝饮其汤，而暮咀其肉焉。其他一为人子，则终身力作。穷老饿病，举世是矣。是遵何故欤？

若夫华族高门，膏腴世爵，春秋则代为执政，六朝则世戴金貂。著作秘书，不屑省郎。若世爵则公侯继轨，乳臭承袭。欧土千年之封建贵族，及大地各国犹是也。其他投于寒门，不得高爵。若汉制之异姓不王，明以来之文臣不为公侯，必待艰难考试，乃得青衿。百人囊笔，仅一登科。虽有博学奇才，老困场屋，多终身而不售，视登第如登天，若夫印度婆罗门刹利之子，

世为王为师。而若投为巫士哈若拖卑若咩打若冬之胎，则世为猎人、为粪夫、为仵作。虽有才哲，限于阶级，无由振兴。若一见女身，永为囚系。无贵无智，役隶于男。防禁幽辱，不齿人数。在欧美不得为公民之列，在全地不得试仕宦之途。至于贱为婢妓，卖鬻由人，生命如鸟，其惨毒尤不可思议。至若隳落兽身，披毛戴角，割肉为馐，剥皮为裘，即仁如耶稣，以为天赐。日杀充庖，视为固然，曾不少怜，无可奈何。呜呼！此佛氏慈悲，所由鸣因果以为解释也。即同为人类，等是男身，而生落边蛮，僻居山穴，片布蔽体，藜藿果腹，不识文字，蠢如马鹿，不知服食之美为何物，不知学问之事为何方。其与都邑之士，隐囊尘尾，裙屐风流，左图右书，古今博达，不几若人禽之别欤。以欧土之化，而西班牙尚有气他拿之穴处人犹然也。凡此体肤才智，等是人也。孔子所谓人非人能为天所生也。孔子又曰：“夫物非阳不生，非阴不生，非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故谓之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同是天子，实为同胞。而乃偶误投胎，终身隳弃。生贱蝼蚁，命轻鸿毛。不能奋飞，永分沦落。虽有仁圣，不能拯拔。虽有天地，不能哀怜。虽有父母，不能爱助。天地固多困苦，而投胎之误，实为苦恼之万原。是岂天造地设，而无可振救欤。而普观大地，禽兽之多，固无可言。即论女身，实居生民之半。而寒门穷子，边蛮奴隶，又占男子十分之七八。若为帝王巨富华族高门之胎者，举世无几也。呜呼！悲悯之仁人，若之何为兹少数？而坐令无涯多数之人物，同罹无量之厄灾，而不思所以救之欤。抑无术欤？得非数千年圣哲仁人之大耻欤？

夭折之苦 人之生也，寿夭无常。虽曰有命，盖亦有人事不修者焉。呱呱堕地，只有啼泣，若预知人生之患苦哉。然人之有苦，生于有知。婴孩无知，虽使陨于母胎，夭于襁褓。啜气欲绝，岂识患苦。若自髫髻以上，比及壮年，知识日开，聪明日长，六亲日固，乡里情深。父母伯叔，含哺而抱持，兄弟姊妹，扶挟而游戏。或妻妾新婚，好欢初合。或子女幼妙，提携方殷。读书方有志于古今，学问更激切于时事。文章方望其长进，学业尤迟其克成。或辛苦著述，而欲亲睹其汗青。或经营功业，而指垂成于旦夕。即或耕田力穡，望其有秋。服贾经商，期其获利。若夫良工创器，惨淡于精思。将士力征，唾手于破敌。或壮士报仇，忠臣赴难，扼腕 目，志在必成，一旦药石无灵，天年中夭，志事皆败，学术无成。功业夭枉，身名埋歿。远志屈于短年，雄心埋于坏土。苟非上士学道，视死生为日暮者，能不悲哉！若中人以下，泣别六亲，顾念乡里，念老父慈母罔极之恩，不能报养。顾寡妻幼子伶

傳之苦，谁为哀怜。良朋走视而咨嗟，兄弟相持而涕泣，文书则付之炬火，琴剑则空自摩挲。其或家无次丁，父母望其嗣续。室徒四壁，妻儿待以为生。忽际重病弥留，共知不起。老亲垂涕而来握其手，妻子号泣而环跪于床。父母吁嗟，痛若敖之鬼不祀；妻子哀啼，恐沟壑之饿不远。或乃指某儿当鬻为奴婢，某子当送与僧尼。骨肉仳离，死后立散。当此时也，铁石为肝，为之肠断。况为人类，本自多情。结合已深，补救无术，艰难撒手，遗恨终天。肠九转而犹回，魂一叫而遂绝。其与闺妇别土，怨旷而胁身。倩女怀春，黯伤而离魂。皆目瞑为难，鬼灵不死，永结愁思之梦，长居离恨之天。惋其伤焉，嗟何及矣。即使富连阡陌，贵为帝王，而田园之牙筹难舍，山河之燕乐方酣，犹欲延术士以问长生，求神仙而希不死。若至玉棺下坠，金丹无灵。凄凉掩袖，拥美人而悲歌；悲咽铜台，念分香而啜泣。盖夭折之苦，人生最伤，此洪范所以夭折冠六极之颠也。究其原因，或生事不完，或感时病疫，或无力摄卫，或传种短恶，或伤生太过。以斯之故，坐至夭殇。拯救此因，亦非无术。今各国政日改良，夭民岁少矣。岂可令普天众生，苗而不秀，秀而不实，遭罹此极欤？

废疾之苦 举日月星辰云露之伟丽，山川林野海岳之壮观，宫室园囿池沼之清娱，花草虫鱼鸟兽之绚烂，机器用物之奇巧，锦绣珠玉之辉煌。凡数千年文明之物，全大地奇伟之工。抚其器而不见其形，摩其物而不知其象，斯亦最可怜者哉。甚乃父母妻子兄弟之亲，日熟其声音，而终身不知其容貌，岂非最可哀之事耶。若怀抱莫白，至亲不能交一言。盘辟蹒跚，企不能行一步。广坐交言而不觉，疾雷破山而不闻。凡此瞽暗聋跛，受生何亏。耳目口足，人人所共有之官也，而彼独缺之。视听言行，人人所同享之福，而彼独不得与焉。夫聪如师旷，德若王骀，医若庞公，皆负绝异之才，而犹不免形体不全也。呜呼！此天之憾也。更有身被大病，手足拳挛，肢体癱，面目赤肿，亲戚断绝，荒岛流连。窥井仰天，痛恻肺腑。或由传种之恶，或感疫疠之毒。虽以冉耕之贤，犹不免歌苜也。此为废疾之最苦痛者矣。若夫赘疣，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眉高于顶，肉赘指天。或手足断残，支离其身。侏儒短小，不齐于人。天之生是耶，均为天民。彼何独废缺而不全？阴阳之气有耶，乃无以补其憾事欤。人既有废疾，传种亦然。吾有仆张福缺其唇者，其女唇亦缺，其子亦缺。而其孙复缺也。肺癆之疾亦然，吾门人陈千秋通父者，绝代才也。为吾门冠，年二十六，以肺癆卒。吾哭之恸，伤传道之无人焉。盖其母有肺癆也，如其传种何哉？凡有废疾者，

爰莫助之，岂非天人之大憾欤？

蛮野之苦 苟为连州之人耶，为琼州之黎人耶，为台湾之生番耶，为广西贵州之苗人 猯人 狃人 狃人耶，为云南腾越之野人毛人耶，为印度之岛人耶，为美洲之烟剪人耶，为欧洲之气他那人 唛氏人 阴兰人耶，为非洲之黑人耶。腰围片布，头插羽毛，耳鼻凿孔，足胠若铁，赤身无衣。熏鼠以食，杂卧于地，牛豕同藉，日晒粪蒸，面黑如腊。穴处巢栖，结绳为识。剖全木以为舟，取鱼虾以生食。窥鸟发弹，射兽分炙。杀人竿首，以多示力。夺女淫于野，藉草为席。是虽为人，去犬羊不远。性命朝夕不保。同当大地开辟之后，杂处文明国土之间。飞栖四十层以侵天，铁道电线百数十万里以缩地。礼乐文章，縟若霞绣，而尚有此原人之俗，如在数千年 狃狃榛榛之前，岂不哀哉！即进而上之，西藏廓尔喀布丹哲孟雄之蛮人，南洋诸岛巫来由之种族，暹罗安南之诸蛮，屋高可俯窥，编萑竹以为瓦栋。杂处于牛羊鸡豕潦粪臭秽之中，酷日蒸之。抔饭而食，。围布而饰，虽其王者及其后妃。赤足无屐，席地坐食，略知文字。无所知识，皈依佛回，度引无力，享受无量之苦难，而终无慈航普拯其溺也。若冰海之冰人，穴于冰中，衣皮饮鲸，掘鼠食之。其视欧美之民，广厦细旃，膳饮精洁，园囿乐游，香花飞屑。均为人也，何相去之远哉？不均不平，岂至治之世耶？

边地之苦 但以中国言之。今自蒙古新疆东三省之民俗，或蒙游牧之旧，膾肉酪浆，以充饥渴。毡裘穹帐，以为居服。及鲜卑之土人，使鹿使犬，费雅喀诸部，反皮踏雪，卧地熏炭。父子兄弟夫妇叔嫂，席炕炙火，杂居于大蚊牛粪之下。大风飞尘，则骡马之粪与人粪，充塞耳鼻。斯则大河南北，且有然矣。山西且有陶复陶穴之俗，虽富家为屋数十进，亦穴地中。其贫者，架草为棚，编草为裳，日得数钱，食饽饽数枚。殷然果腹，卧草终日。陶然复为夫妇之欢矣。其富者开酒面之房，修牛马之槽，坦然极天人之乐，世间无复余事矣。此大江以北，各边皆然。若南方则自滇黔之间，湘粤之鄙，闽徽江介之僻县，编竹为屋，饲豕如人。种稻数邱，薯芋代食。以其乡县，号称中国。荷担赴市，行数十里，十日一见黄鸡，三日一见白豕。奉巫覡以为神，尊监生以为君。学问止于论语，书籍且以充薪。官远不及，强姓主盟。有不从者，挾伐大申。于是一乡自为一国，一姓自为一群。以众暴寡，以强凌弱。牵邻之牛，割邻之禾，视为固然。穷乡小姓，亦遂愤起。教子姓咸以拳技相尚，集公愤咸以刀枪为事。少有斗争，合群而出。有偷退者，众治其罪，溺之于水，以警大众。如斯巴达之治兵，以雄于深山穷乡者，盖闽粤皆

然也。否则率众行劫，置蛊暗害也。兄弟共妻，赘客无碍，盖有苗之余风，而至今尚不殄焉。其有志士，欲为学问，讲书无所，求师无从。道里邈隔，舟车罕通，百里视为远途，汉书以为僻书。其至京师，多以数月。其至省会亦数十日。苟非兴廉举孝，盖无有到京师者焉。故其愚鄙，终古不开。以明世之七篇五府，为方今之政体。以小说之封神水浒三国，为不二之典谟。其视彼都人士，裘马丽都，林斋幽靑，珊珊玉，冉冉衣香，乐玩备中外。饮食穷水陆，虽不极谈大地。而能通古今，虽不穷极人天。而能知名理。又何远也，即欧美诸国，近号升平。而吾见其工人，取煤熏炭，则面黑如墨。沾体涂足，则手污若泥。自以其所耕之地，大于中国。求肉不得，醉酒卧地，执妇女而牵笑。若爱尔兰之小儿，赤足卧地，杂于羊豕。伦敦乞妇，牵车索食，擲以皮骨，俯拾于地，甘之如饴。若德俄奥之北鄙，瑞典那威之雪界，葡班之穷民，此则与中国蒙古东三省之穷民，同其苦患。若西班牙之气他那人，今犹穴处于迦怜拿大故都也，盖可哀怜矣。夫满堂饮酒，一人向隅而泣，则为之不乐。今向隅而泣者，不止居其大半。然则满堂饮酒者，其为乐耶否耶？

奴婢之苦 强弱贫富之操纵人类，亦甚矣哉。均是圆颅方趾之人，同为民也，而以贫见鬻或以弱被掳者，则男为奴，女为婢矣。或投胎不幸为奴子者，则终其身为奴，不得齿于人数焉。主人好恶，性气难识。终身执役，饥不得食，夜不得息。喜而赏之，残杯冷炙。执 负薪，荷重惕息，跪而脱履，立而倚壁。洗衣刷地，捧盘执席。为洒为扫，或耕或织。小不如意，呵谴笞撻。侧媚跪谄，甚则踢杀。老者优养，奴则异是。少主童冲，肃恭奉侍。虽在毫臺，不免鞭笞。叩首谢罪，退莫呻嚏。子子孙孙，世袭为隶。虽有圣智，不许官仕，抑不得学不能识字。其有忠贤为主尽死，号为义仆，称之而已。不得同食，不厕人列，名分当然，无可升拔。凡有死节，朝有赠爵，若为奴隶，不恤义烈。圣有谏训，褒贤贬恶。不幸为奴，摈如禽啄。若其奴婢，贱辱由人。主妇之慈，破被残羹。主妇之酷，钳炙烙身。饥不许食，与死为邻。未明早起，扫地开门，汲水作息。井臼并身，米监琐碎，鸡虫得失。深夜不息，头睡触壁。主妇大呵，雷霆霹雳。夕而铺床，扫帐安席。奉烟 捶骨，勤身竭力。少女娇傲，曲腰承足。小儿病啼，襁负作役。指背抚搔，竟夜供职。少主淫虐，诱奸恐吓。强仆交加，强奸迫勒，不敢不从。强忍是极，主人知之，鞭责千百。锁之空房，卖之山客，或鬻作妓，听其所极。投水悬梁，求死不得。呜呼惨酷，所不忍述。世虽承平，身当乱酷。上天之生，奴婢亦人，

以何理义，降此苦辛，不幸为奴，永永沉沦。

## 第二章 天灾之苦

水旱饥荒之苦 岁之有水旱丰穰，天之行也，未有能免之者矣。虽水防未修，沟洫不开，树木不多，宣泄无自，不能调变阴阳。然天行之剧，亦有平地涌水，大旱累年者焉。故当潦水之大，洪流万顷，浩浩怀山襄陵，旱荒之甚，赤地千里，漠漠草树尽枯。哀彼农民，劳种而无少获，举家勤动，终岁不休。而八口嗷嗷，粒食不得。吾家粤之南海，当 柯江之下流。岁五六月收获之时，则江水大涨。骤至丈许，决堤漫陂，顷刻浸灌。禾稻穰穰，黄云遍野，忽而白浪滔天。牛马轻舟，犁没于田上矣。当潦水骤来之际，乡人竟夕守堤，锣声震耳。版筑登登，灯火映带。其家人多者，稻畦之上。不择生熟，且以守堤，且以刈稻。其家人少者，奉公守堤，不暇兼顾。及其堤决也，哭声盈耳。鳧水走避，家人提携什器，相与掩面泪下，呼天而詈之。幸堤之不决，则又惜生者误刈，不能为食，徒得禾杆，相与叹惜。以吾 柯江冲流之剧，而叹江河灌决之惨，益不可言也。若其旱也，赤云蔽天，热阳煜煜，飞尘满地，树枯不绿。望走群祀，歌舞牲玉。神巫则肥，农夫则酷。日视其苗，黄萎枯缩。米瘠且落，望绝无属。犹须纳租，鬻子莫赎。若光绪二年山西全省之大旱，饥人相食，易子而骸其骨。襄陵者，吾先师朱九江先生之治也。地近平水，先生为开其水利，号称富穰，户口二十余万。吾在京师见襄陵人而问之，乃余二万人。襄陵犹如此，他邑可知。盖十去其九矣。若郑州之河决，民没无数。朝廷乃至鬻爵而赈之。此皆最近目睹之事。水旱之大者，若征之古史，考之全地，若此者岁岁而有，地地皆然，不可胜数也。近者欧美铁路既通，运输较捷，水利渐启。树木既多，雨泽渐匀，泛滥不少。就有水旱而以铁道移粟以饲之，民命尚易保全。此进化之功也。虽然，农民穷苦，胼胝手足以经营之。而终岁之勤，一粒无获。宜其怨苍苍之大憾，而嗟上帝之不仁也。谈运命者，仅付天行。信因果者，只嗟劫数。其能祈而制雨求晴者，妙术能开生面，仰口终难符天。甚矣农夫之苦，尧舜禹汤屡遭其毒，而无术振之矣。

蝗虫之苦 漫漫蔽天而来，树木没叶，万顷千稼。连州并邑者，其所谓蝗灾耶。盖自古有之，岂唐太宗吞之所能格耶！自除螟螣之害，禾稼皆伤。一夫不收，则八口不食，而扑之不尽，震之不去，炮轰不灭，火燃不息。所

过郡县，稻麦皆绝。贫农仰天，呼泣呕血。虽欲赈之，施粥有竭，欲搜蝗根。须穷天地之侦测，故待人人之自谋。苟有灾焉而何食，即井田之口分世业，犹遇蝗灾水旱而术竭也。欲博施而济众，尧舜犹病其不遍也。

火焚之苦 赫赫烈烈，嘻嘻出出。朱霞绛天，赤风烦热者，其火焚之炎炎耶。宫阙不慎，庖厨不灭，炭屑烟灰，风扬暗。一星之火燎原，遂使城郭飞灰，人民为炭焉。于时怒风鼓荡之耶，板屋木构，铁扉铜瓦，益其焰耳。摆磨四垣，煨瓦砾，神焦鬼烂。天跳地蹕，男女奔逃，破窗触户。或赤体而难遁，或恋财而回顾，或折桡飞而致伤，或全屋覆而尽碎，或吸烟而迷卧，或悬楼而颠坠。莫不血肉交飞，体骸腐烂，臭气熏蒸，尸骨分扑。其有戏场盛会，聚人亿千，箫鼓嗔咽，灯火照煎，万头鳞鳞，其乐且延。及夫扬棹渡江，驰轮跨海，舟客无数，高欢乐惶。或万里远复而视其孥，或志士壮游而观乎外。一火不慎，烟焰郁攸，樯倾桥折，焚舵沉舟。万众同挤，举足莫逃。可怜一炬，众骨同枯。其有焦头烂额，逃水而鳧者，而吞烟中窍，盖亦无能幸生焉。于是妻子觅尸而不辨，家人望魂而号祭。哀号动地，灰烟满野。有不尽其哀而不能听其声焉。若夫石鼓有声，烟气火起，草木如炭，赤块飞止，天火忽流，大雨更炽，焚烧三县，庐舍千万未已，死者如鲫，数可不纪。若晋之永昌二年，京师大火三月。焚烧三悬，庐舍七千，死者万五千人。唐宪宗时，洪州大火，焚民舍万七千家。宋嘉泰时，行都大火，衙署垒舍民居皆尽，亘十余里，凡五万八千九十七家。都城九毁其七。民灼死及奔逃践踏死者，不计其数。百官僦舟以居，此尤火灾之大者。伦敦昔犹板屋，二百年前，大火同尽。夫人之惨死虽多，而有莫甚于火焚者。若夫项羽之烧阿房，赤眉之烧长安，董卓之烧河阳，火延三月不止，民为之尽。而德之破法，焚烧师丹，全城皆烬。是虽兵祸，亦火之毒烈最甚者也。呜呼，人非水火不生活，而修火之利，亦受火之害，乃如是哉。

水灾之苦 夏潦时至，山水奔迸，交集于河。下流壅阻，放泄之不及，盆溢泛滥，决裂堤防。浸灌庐舍，滔漫田园。人民奔避，携幼扶老。升于冈陵，缘木登颠。岌岌坠倾。牛马鸡豕，什器床几，辗转于滔天白浪中。杂沓浮沉，随流而靡。其近决口，居下流者，白波泱泱。若素车白马之拥怒潮，轰轰而来。城市犹为之淹，高塔仅露颠。木杪扬波，小舟穿之。况于村舍乡落之在田间者乎？原野千百里，渺渺无丘陵，人民无所避，则浮尸没顶，积骸飘泊。与覆舟浮柴，漂水而并下，动以千万。全家连村，同时漂没。其有御枝漂流，浮沙依岸者，幸而获救者，盖千百而不一二也。其或山水盆出，

地水骤涌，顷刻寻尺，旦夕数丈。冲崖崩岸，沉城淹郭。庐宅园馆，所过倾漂。怒波卷巨石，椽瓦随流转。怀山襄陵，无所不倒。其声势浩翰汹涌，舟楫皆覆。城垣并阨，所在人民无有能免者，其死伤惨绝，尤为可惊。吾先祖述之府君训导于连州，纯儒也。适遭山水之涌，遂没于是。今祀昭忠祠焉。呜呼！惨怛哉，予小子道之，而犹有余痛也。夫火水之害，春秋谨记之。汉成帝建始三年，三辅霖雨。三十余日，郡国十九雨。山谷水出，坏官寺民舍人万三千余所。当桓元篡时，江涛入石头。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相望，西明门地穿。涌水毁门扇。唐高宗永淳时，河南北大水，坏民居十余万家。开元时，发关中卒救营州。营谷水上，夜半山水暴至，溺万余人。文宗太和时，江汉涨溢，坏房均荆襄诸州，民居及田产殆尽。大中时，徐泗水溢，深五丈，漂数万家。朱全忠时，河决浸溢，至千余里。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谷洛伊淮四水暴涨，坏官署军营民舍万余，溺死亦万余。牛头山水涨至二十余丈，涪州江水，达州溪水。暴发壅州城，坏庐舍万余，死者无数。神宗熙宁时，洮河溢，漂溺陕及平陆二县，又河决南徙，坏郡县四十五，民舍数万，田三十万顷。徽宗政和时，沧州河决。城不没三版，民死百余万。盖自宋至明，河患最剧矣。若海涛之益，冲坏田庐，死人动辄数万。其余水灾，殆不胜数。中国如此，全地可推。美国之南，科罗打市，一夕为海水没。吾尝观其影戏矣，惨哉！然则伊古以来，地球人民之死于水患者，不可数算矣。夫洪水之患，下民为鱼。神禹治之，阅二十一年。而创世纪称挪亚方舟避水，盖洪水为患。大地最剧，而生民之最惨者哉。美哉禹功，洒沉澹灾，然终不能奠后世之水祸也，奈何？

火山之苦 纯日之体皆火也。火力蒸动而自转，则火屑爆裂飞跳焉。地者日之火屑耳。离日而成质，自转而周行。受天空之气，积久而成壳。若陈粥牛酪，久之有糜也。地壳积久愈厚，则为花刚石焉。地中之火，皆为流质，如金汁焉。为壳所裹，气不得泄，爆裂飞动，日相决争。裹包愈甚，于是成凸凹之形。凹者今号为海，凸者今称为山。经无量劫无量年百千万之火爆，而后高山大海邱陵原隰川涧成焉。苔介生焉，而后草木鸟兽生焉，人于是得缘附而居焉、食焉。盖地形之成，物类之衍，皆火山之为力哉。无火则不能成山，无火则不能成海陆而生万物。火山之功之最伟者也。昆仑者，火山之最先起点也。印度之须弥山，蒙古之阿尔泰山，北亚之乌拉岭，皆火之依附昆仑而后起者也。于是枝萼附生，花叶连起，缀连而为峰岭，夹流而成川河。若我中国者，北自天山，南走祁连贺兰太行医无闾，而碣石渡海，遂为泰山。